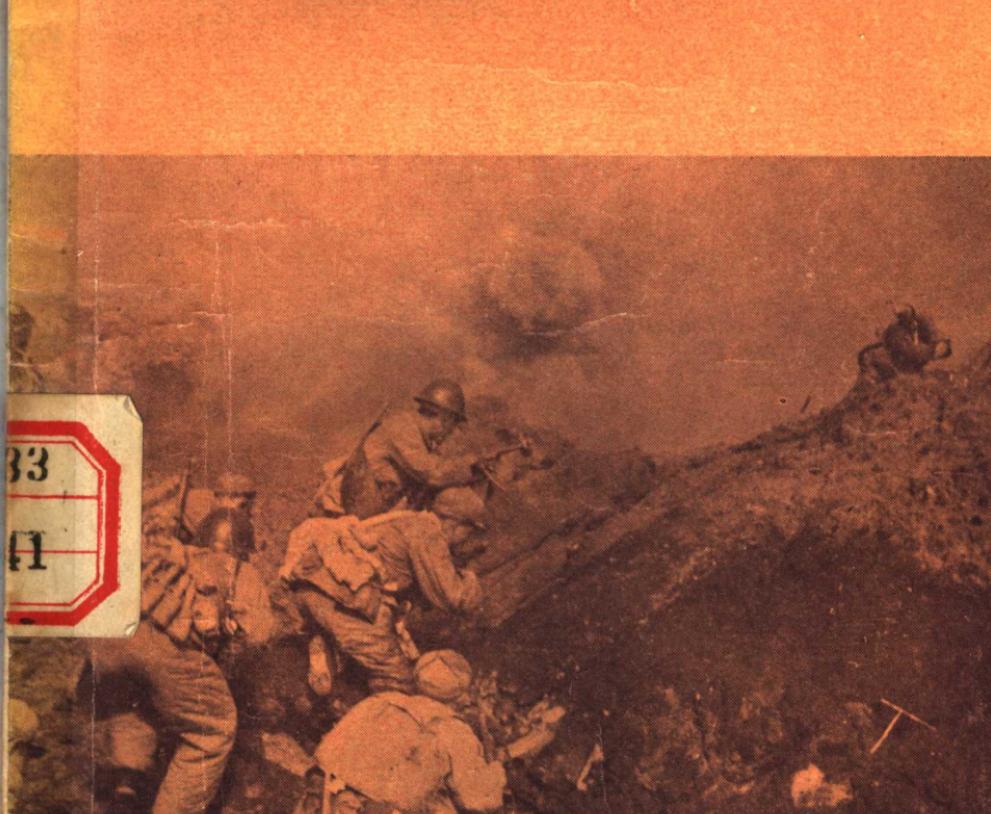


解放一江山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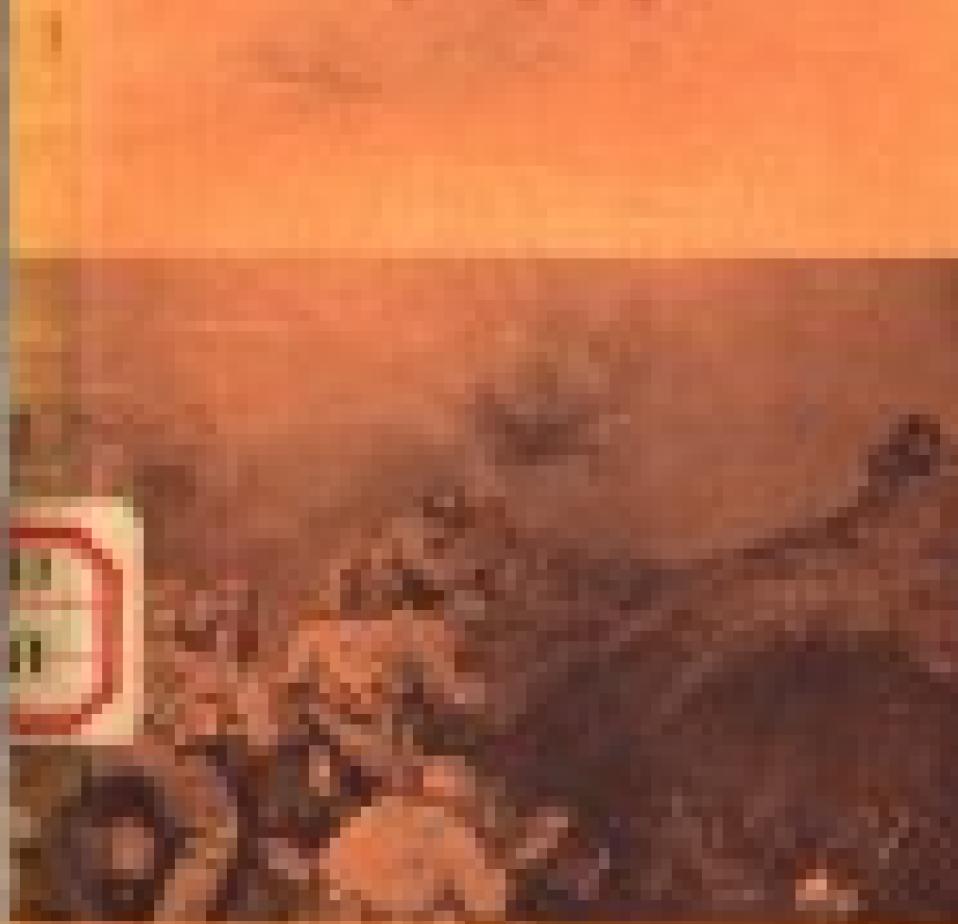
李拔等著



江蘇人民出版社

解放一江山島

——抗美援朝



中國人民出版社

內容介紹： 本書反映的是著名的解放一江山島的戰役。

解放一江山島，是多兵種聯合渡海作戰的現代化的戰鬥，這個戰鬥，充分顯示了我人民解放軍的巨大戰鬥威力。

本書介紹了解放一江山島的戰鬥經過，介紹了空軍、海軍，砲兵、步兵的戰鬥實況。還描寫了許多英雄人物忘我的戰鬥精神。

本書還介紹了蔣匪軍內部的分崩離析的情況。

這本書告訴我們：台灣一定要解放，台灣一定能夠解放。

解 放 一 江 山 島

李 拔 等 著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七號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

*
書號：寧0597

開本 787×1092 版1/32 印張 2.5/16 字數 41,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 二角五分

目 錄

解放一江山島之戰	浙江前綫記者集體採寫(1)
從空中爲勝利開路	馬真划 徐學增 沈志誠(10)
戰友	李 拔(13)
爲了勝利	馬又之(19)
解放一江山島戰鬥中的砲兵	朱文仲(24)
神奇的砲兵	朱文仲(28)
打上海門礁的勇士	胡奇坤(31)
他終於參加了戰鬥	革 刃(35)
初戰	阿 農(40)
——記一個第一次打仗的新戰士陳岳穆	
勝利坡	阿 農(48)
衛生兵陳惠坤	胡奇坤 江 明(54)
馬尾松種籽種上了一江山島	袁玉伯(58)
不給蔣賊和美帝國主義賣命	金 凤(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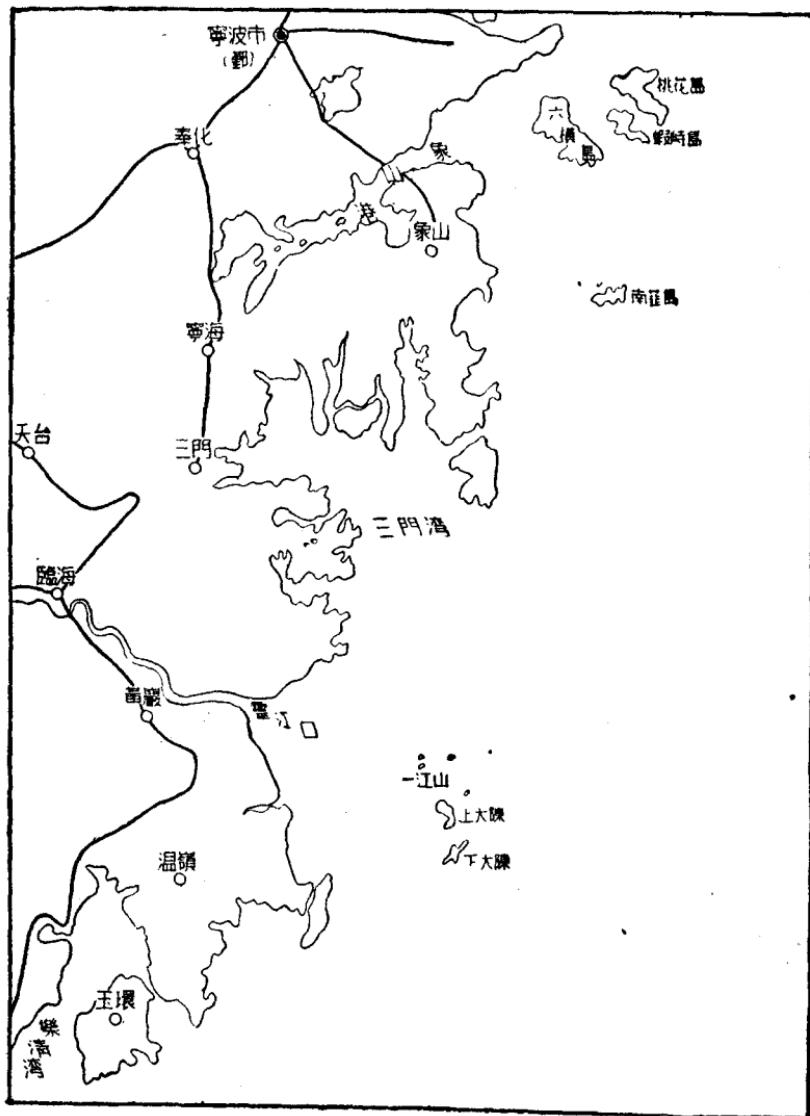
解放一江山島之戰

浙江前線記者集體採寫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浙江前線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軍進行了渡海登陸的聯合作戰，一舉解放了蔣賊軍盤踞的一江山島。這一次戰鬥，充分顯示了人民解放軍陸、海、空軍進行現代化聯合作戰和戰勝海洋的能力，為繼續解放沿海敵佔島嶼和台灣作了良好的開端。

一江山全島都是險峻的岩礁和懸崖絕壁，盤踞在島上的一千多名蔣賊軍，在美國軍事顧問團的策劃下，利用這些險峻的地形，在灘頭和縱深建築了許多永久性、半永久性的明、暗碉堡，設置了重重鐵絲網，並且在島的四週和岩石縫裏，埋下了大量的地雷和其他爆炸物。打開一江山島敵軍陣地部署圖，只見標誌着地雷、各種鐵絲網、塹壕、土石城牆、石椿岩和火力陣地的各種標記，密集得使人眼花繚亂。如果你親自登上一江山島，就能發覺在我軍登陸的樂清礁、海門礁、黃岩礁等地，在敵人守軍交叉火力的封鎖下，登陸是有相當的困難的。蔣介石賣國集團就依靠這些所謂“生物不能通過”的海島陣地，將一江山島作為它“反攻大陸”和“保衛”大陳、台灣的前哨據點。

但是，我陸、海、空軍的指戰員們，以卓越的組織、指揮能



力，優越的協同作戰技術和非凡的英勇，在短短數小時之內就解放了這個海島，全部殲滅了島上的守敵。創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兵種渡海作戰的首次勝利。美國合衆社自台北發出的消息，不得不承認說：“中國的第一次陸海空軍聯合作戰是經過周密策劃而且執行得很好。”

毀滅性的轟擊

十八日早上，前綫微風細浪，海面上浮動着縷縷的輕霧。我强大空軍的混合機羣飛臨一江山島上空，揭開了這一次戰鬥的序幕。空軍機羣投下的大批炸彈所激起的濃煙裏，閃爍着片片火光。當一江山島上的蔣賊軍還沒有在這一次猛烈的轟炸中清醒過來的時候，我軍海岸上的無數門長射程大砲，又接着將數百噸的砲彈隔海向一江山島進行毀滅性的轟擊。雖然海上天氣晴朗，但是站在前哨觀察站的記者們已經看不清一江山島的真面目了，砲彈爆炸時激起的黑色和白色的煙土，將一江山島變成了一座海上的霧島，在我軍將要登陸的海門礁、黃岩礁和樂清礁等地，只有當海風吹動煙霧的時候，記者才能隱約地看見這些伸向海中的礁岩的腿似乎在微微震慄。後來被我軍俘擄的蔣賊軍士兵都心驚胆戰地談到被我軍轟擊時的情形，他們說：有一個叫張道尊的蔣賊士兵在我砲擊時，起先藏在一個地堡裏，一發砲彈打在他前面，嚇得他連忙跑進另一個地堡，可是那裏連死帶傷的已經躺下四、五個了。他剛鑽進第三個地堡，就被落在門口的一發砲彈打傷了。島上的許多地堡被打翻了，有些突破口上的三列椿鐵絲網也被打成

了一段段尺把長的鐵絲，地雷羣也被炸翻了。強大的砲兵和空軍用熾熱的鋼鐵，為步兵戰友們開闢着進攻的道路。即將乘上艦艇跨海去收拾敵人的陸、海軍戰士，都為這種猛烈的轟擊所鼓舞：“有這麼多的砲兵和空軍的配合，一江山島那怕是用鐵殼包起來的，我們也把它砸碎！”

海上大進軍

在我軍砲兵、空軍向一江山島蔣賊軍陣地轟擊的同時，我人民海軍的强大艦隊、砲艇部隊和滿載登陸部隊的無數登陸艇，也神速地從四面八方向出征的港灣集結起來。軍艦、砲艇、砲船、登陸艇和其他各種海軍艦艇的桅桿上都昇起了燦爛的五星紅旗，艦艇上的槍砲手們都帶着振奮的心情走上了各自的戰鬥崗位。擔任登陸突破的戰士們最後檢查了自己的武器和器材，懷着急切的心情期待着即將渡海去為祖國殺敵立功。掩護這一次渡海作戰的空軍殲擊機羣不時帶着尖銳的噓聲從海軍艦艇的上空掠過，警戒着萬里長空。

在指揮艦上，登陸部隊的指揮員不時拿起作戰地圖，反覆地審查作戰部署。

在甲板上，擔任對空聯絡的人員不斷地和空中聯繫，無綫電員們也都帶上了耳機，收聽着來自各方的報告。

在這有着重要意義的時刻，精心計劃着這一次勝利戰鬥的前線司令員也來到了某地港灣的一處高地上，再次用望遠鏡巡視和檢查了海上的整個戰鬥序列。然後，他又要求氣象參謀向他作一次關於戰區風浪、雲量和氣候變化的報告。當

一切都已就緒的時候，他滿意地向記者們說：“再等一會，就是海裏的龍王，今天也不能安寧了！”

當預定期刻到來的時候，指揮所的無綫電員連續地向指揮員報告：

“登陸艇隊起航了！”

“砲艇起航了！”

“我空軍轟炸機隊來了！”

“我海軍艦隊正在向一江山島進發！”

這時，記者們站在某地港灣的山頭上，以強烈的自豪感觀察着這一海上大進軍的圖景。在陽光閃耀，一望無際的海面上，我強大的海軍艦隊在前進，靈巧而勇猛的砲艇部隊在前進，火砲戰船在前進，數不清的青白色的登陸艇，排成波浪隊形分成三個方向向前奮進。空軍轟炸機羣正在輪番地向一江山島的前沿和縱深傾瀉炸彈，砲兵在集中火力向島上轟擊，空氣中震盪着大砲轟擊、空軍轟炸和艦艇前進時的各種聲音，海面上翻滾着艦艇前進所激起的白色的浪花。

在海岸上、在天空中、在海洋上所有的砲口對着一江山，所有的箭頭指向一江山。隨軍畫家依着岩石在用快筆描繪着這一振奮人心的進軍場面，電影攝影師也在緊張地攝取着這一顯示出中國人民的決心和力量的鏡頭。在這一時刻，人們不得不想起幾年前，人民解放軍強渡長江和解放舟山羣島時的情形來。不過短短的幾年時間，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在自己的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跨進了多少勝利的步伐！

打上岸去，殲滅敵人！

下午二時左右，我強大的空軍和海軍艦隊，從空中和海上把一江山島包圍起來了。軍艦和火砲戰船分成數個方向向島上進行逼近射擊。巨大的艦砲不時閃耀着一片片的火光，炸彈和砲彈更加猛烈地在島上爆炸着。登陸艦隊已經逼近了灘頭，水兵們用機關槍、機關砲和島上的敵軍進行猛烈地對射，壓制着敵人的火力。即將登陸的勇士們兩眼都直視着前方，他們準備登陸艇一靠岸就打上去，消滅敵人，把紅旗插上一江山島。

在海門礁上登陸的部隊勇敢地踏上了險峻的礁石。敵軍的陣地有一部分已被摧毀了，有的陣地正在燃燒，但是殘餘的敵軍却仗着一些沒有被摧毀的暗堡和斷壁，利用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集中各種火器向我登陸部隊猛烈掃射，無畏的勇士們冒着敵人的密集火力前仆後繼地向上攀登，有的戰士拾起滾在懷裏冒着煙的敵人手榴彈又拋向敵人，他們用最大的勇敢和智慧，終於躍進了蔣賊軍的斬壕，勇猛地戰勝敵人，奪取了這塊坡度有五十多度的岩礁。

在這一時刻，多少眼睛在看着一江山島，多少心在關懷着勇士們的勝利啊！從前綫指揮部所在的山頭上，可以看到一江山島的各個突出地段，到處瀰漫着新的煙霧和烈火。報告佔領陣地的信號彈；由各個登陸點上先後昇起來。空軍在一陣加緊一陣地轟炸着敵軍縱深陣地，軍艦在迅速地插到一江山島的側後，用艦砲轟擊着敵人的“屁股”。英勇的登陸艇隊

在把步兵送上岸後，又用自己的武器猛烈地射擊着敵人，以保證步兵順利地向縱深挺進，掩護着工程部隊搭修臨時碼頭。這時，前線司令員拿起電話耳機，向各個參戰部隊下達繼續戰鬥和各種措施的指示，在通話中，他總是滿意地說：“向陸軍部隊祝賀！”“向海軍艦艇祝賀！”“向人民空軍祝賀！”

這時正是十四點三十分，這是作戰方案上規定登陸突破敵軍陣地的時刻。

記者們隨着登陸指揮所在突擊部隊登陸後的十分鐘踏上了登陸點。現在這裏到處都是彈坑，有的地方彈痕就像蜂巢一樣。許多地堡和工事正在冒着煙，有些地堡已被炸成一堆碎石。蔣賊軍有的被打死，有的負傷倒地，有的舉手投降。戰士們打得這樣猛，以致指揮所不停地向前推進。在整個戰鬥中，指揮員都依靠無線電報話機來和各路攻擊部隊聯絡。就在幾百公尺外，機關槍、衝鋒槍和伴隨步兵前進的火砲在猛烈地、密集地轟響，島上還瀰漫着嗆人的煙霧。各路先頭部隊都在和敵軍猛烈地爭奪制高點，熟習山地爭奪戰的步兵戰士們，在這縱深戰鬥中充分顯示了自己的英雄本色。

向樂清礁最先突破的部隊以勇猛神速的動作，在硝煙中向前猛攻，立即搶佔了第一道塹壕。部隊向山上迅速衝去，在佔領了第二道塹壕後，繼續向前攻擊。這時，營長孫勇舉着一面紅旗也衝了上來。通訊員陳壽南接過這面紅旗，把它一直插上了一江山島的主峯——二零三高地。

這是插在一江山島上的第一面勝利的紅旗。在南江山上，先頭部隊佔領了一六零高地後，也以勇猛的動作向最高

的一八零高地攻擊，搶佔了蔣賊軍的榴彈砲和化學迫擊砲陣地。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激烈戰鬥以後，我軍已經控制了整個一江山島。激烈的槍聲逐漸稀疏下來，俘虜們不斷被看管着走下山去，運回後方。有些躲藏在死角裏的蔣賊軍還在進行頑抗，指揮員就向各路部隊發出了“敵人不投降，就堅決消滅他！”的命令。在蒼茫的夜色中展開了最後的戰鬥，一江山島上的蔣賊軍就在這時被全部、徹底地消滅了。勝利的信號彈，不時地在夜的海空上飛舞起來，一江山島回到了祖國的懷抱。

在戰後的一江山島上

在戰後的一江山島上，到處呈現着蔣賊軍全軍覆沒的狼狽景象。從前沿到縱深，蔣賊苦心經營的工事都被打得亂七八糟。從這些景象中，可以看出原先我軍攻擊的砲火是如何兇猛。

在蔣賊“一江山地區司令部”裏，無綫電天線桿被打成數段，電台翻在地下，屋子裏煙霧騰騰，電話線打斷了，電話機的耳機打飛了，巨幅的作戰地圖掉在地上。許多文件、圖表和報刊、書籍散得滿地都是；在這些物件中還夾着半裸體女人的照片。文件中有一份是關於一個蔣賊軍中隊長因為“對前途悲觀”而自殺的報告。在碼頭上堆積着大批繳獲的彈藥物資，這些物資上印有美國星條旗和“USA”的字樣。在罐頭箱上還印着“美援”兩個大字。戰士們一面搬運着這些物資，一面談論

着美蔣的所謂“共同防禦條約”。據俘虜們說，去年十一月美國特務機關“西方企業公司大陳分公司”的美國特務還親自來這裏策劃過蔣賊軍對我沿海的騷擾活動。

被我軍俘虜的蔣賊軍有一個鬍鬚銀白、牙齒全部脫落的老兵，已經六十一歲了，他原來是個漁民，一九五三年在海上被蔣賊軍抓去。他老淚橫流地訴說着蔣賊軍對他的虐待和海島上的痛苦生活。有一個十六歲的小兵特別高興地說：“我可以回到大陸，看到我的爹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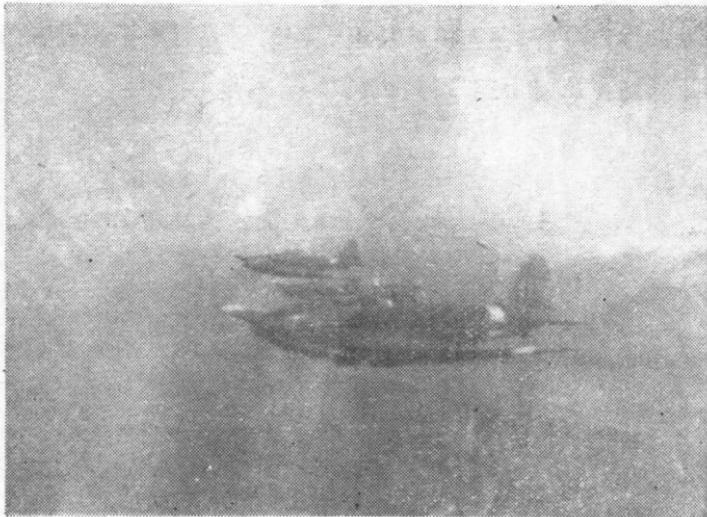
在一江山島解放後的第一個小時，我軍的大批彈藥和物資就運上這個剛回到祖國懷抱的海島。戰士們正在重新修築陣地。電話兵迅速架起了新的電線，一個新的海防堡壘正在被戰士們用雙手妥貼地安排起來。在砲陣地上，戰士們把大砲的砲口指向南方，蔣賊軍盤踞在浙江沿海的最大一個海島——大陳島，現在已經在人民解放軍大砲的射程以內了。（編者按：大陳島已在二月十三日為我解放。）

從空中爲勝利開路

馬真划 徐學增 沈志誠

一月十八日，是浙東沿海難得的一個晴天。我人民空軍的混合機羣，冒着蔣賊軍密集的高射砲火，把炸彈投到一江山島蔣賊軍的陣地上。飛行員們從高空望去，看見我海岸砲兵陣地和海軍艦艇上，也正是紅光閃閃，大批砲彈接連不斷地飛向一江山島。

空軍部隊的飛行員們早就對一江山島的地形，蔣賊軍的



工事、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備等，摸得清清楚楚。飛行員說：“我們心裏有面鏡子，一江山島的一切都照在上面。”一月十七日晚上，當指揮員在大家面前嚴肅地宣讀了解放一江山島的動員令以後，飛行員們又詳細地研究了作戰方案。他們的意志是：一定要從空中為解放一江山島的勝利開路，掩護步兵戰友們順利登陸，全部殲滅島上的蔣賊軍。

這天下午，我空軍混合機羣再次進入一江山島上空轟炸軍事目標。這時海軍艦隊正在掩護登陸艇向着一江山島英勇前進。被艦艇掀起的巨浪，在太陽的照耀下閃着金光。

某機羣飛行員宋宗周在起飛前就考慮到：根據步兵的需要，我們執行原定任務時就要特別的機智和靈活。因此，他和本機組的戰友們對一江山島的其他目標也作了預備計算。當他在一江山島空中接到指揮員的命令以後，就立即對地面進行觀察，看到我軍的登陸艇已快接近一江山島的灘頭陣地。那裏蔣賊軍的核心工事和集團工事，已經被兄弟機羣基本上摧毀了。但在另一處的一道塹壕裏，蔣賊軍正用自動火器向我登陸部隊的艇隊掃射。他立即向指揮員請求去轟炸這個目標。當指揮員批准他的請求時，他立即把炸彈投了下去，接着就在塹壕裏負隅頑抗的敵人羣中響起了猛烈的爆炸聲。當炸彈的硝煙剛剛向四周流散時，我軍許多登陸艇已開始突向各預定的登陸點。

這時，我軍艦艇四周的海面上不時被砲彈激起一排排水柱。這是大陳島的蔣賊軍在向我射擊。指揮員立即命令飛行員寧福奎帶領另一批機羣前去轟炸，壓制大陳島蔣賊軍的火

力。轉瞬間，大陳島上就昇起了團團黑煙，海上再也看不到砲彈激起的水柱了。飛行員們看見我軍軍艦上的砲火正在向一江山島上射擊着。我步兵部隊已經在一個登陸點勝利登陸了。

在一江山另一個登陸點的上空，我另一批空軍機羣也在爲步兵開路，對蔣賊軍的前沿陣地進行着猛烈的襲擊。劉棟和黃介龍分別帶領機羣，冒着從蔣賊軍陣地上昇起的濃煙，向預定的目標俯衝下去，進行連續的轟炸和掃射。炸彈和砲彈不斷地在蔣賊軍的集團地堡上爆炸開來。黃介龍在連續俯衝三次之後飛上高空。他看見我海軍艦隊的砲口還在繼續吐着火舌，登陸艇也快靠近了登陸點，激烈的灘頭爭奪戰很快就要展開了。於是立即通知僚機：“繼續進行轟炸、掃射，掩護步兵登陸！”他們對準蔣賊軍的火力點，接連地俯衝下去。當他們經過連續的轟炸、掃射以後再飛向高空時，步兵戰友們已經撲上灘頭，打向敵人的縱深陣地；海軍艦隊也繞到一江山島背後，向着敵人的制高點開砲。這時，領隊長機劉棟在高空盤旋，發現另一個登陸點的船隻還沒有靠岸。他知道這是敵人在用火力阻撓我軍前進。他馬上通過煙霧偵察敵人的工事，向敵人的灘頭陣地猛烈開砲。當他再飛向高空時，發現步兵已經勝利地衝上了敵人的灘頭陣地。

當我空軍機羣快要返航的時候，飛行員們看到步兵戰友們正在向制高點衝擊前進。他們從耳機中聽到指揮員說“飛機炸得準，打得好！”的聲音，感到勝利地完成了這次戰鬥任務的愉快。

戰友

李拔

一江山島戰鬥以後，我在醫院裏遇到幾個陸軍的傷員，他們拉住我，向我談了許多海軍和陸軍並肩作戰的故事，並且再三說：“記者同志，寫一寫我們那些英雄的海軍戰友吧！”

是的，我要寫。

只要艇上還有一個水兵……

陸軍的重機槍班長薛章龍同志，給我講了第一個故事。

還在解放一江山島戰鬥以前，陸軍和海軍就開始協同作戰的訓練了。有一次航行回來，陸軍的班長薛章龍和海軍的副艇長並肩站在登陸艇的樓梯口閑談：

“老薛，看樣子快幹啦，你可有把握？”

“唔，‘旱鴨子不下海’，兩棲作戰這回事，不是咱們陸軍能全包下的。副艇長同志，你怎麼樣？”

“聽着，這是我們的保證：只要艇上還有一個水兵，我們就一定送你們到岸上！”

“那麼你也聽着，我們也有個保證：只要我們一到岸上——那怕敵人是鋼做的，我們也要鎚爛它！”

說過這話以後不幾天，解放一江山島的戰鬥就開始了。